

Menghui

宋朝直男爱熏香



孟晖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于故纸堆中发现时尚之美

9月开展的“千古风流人物——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”，不仅引发公众对东坡居士的巨大热情，连着也带火了“东坡亲友团”、“东坡朋友圈”。

如今，除了就职外企的男女白领，一般不习惯在身上洒香水，因此，可能大家想不到，苏轼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，终日都是香喷喷的。宋代的优雅人儿有多种手段让身上生香，包括带香囊、佩香牌等等，不过，正道是熏衣，对那个时代的上流社会来说，无论家居还是外出，只穿在熏笼上熏过的衣服，是起码的教养。

我们今天的人都是听着“铁面包公”的故事长大，实际上，民间传说是把两位宋代真实人物综合到一起，从而创造出这个经典形象。原型人物之一为包拯，原型人物之二则是另一位北宋名臣赵抃，赵抃天生面黑，并且为人刚正，在朝堂上弹劾权贵时毫不避忌，所以被公众誉为“铁面御史”。按我们习惯的思维模式，

如此刚正的清官，一定生活简朴，无嗜无欲吧？事实却是，这位钢铁直男喜欢熏衣到了痴迷的程度！

在他的住处，设有一只特制的超大号熏笼，直径达五六尺，笼下置放一只熏炉，终日香烟不灭。他常穿的衣服从不收入衣箱，每次脱下衣服，就直接平铺在熏笼上，接受熏濡。由于熏炉长年熬香，所以一旦他搬家，原住处会长达几个月余香不绝。也就是说，赵抃不仅衣香袭人，他的住处因为终日有熏笼缓吐烟麝，更是芳气盈溢。

这位铁面御史虽然痴迷熏衣，但到底还是遵循着通行的习惯，将衣服摊开在熏笼顶，熏毕再穿上身。北宋另一位重臣梅询却喜欢站到香炉上方，不仅熏衣服还熏自己！据记载，“梅学士”即梅询每天早晨开始办公之前单走一个他自己设计的程序，让下人焚好两炉香，然后由他站到一双香炉当中，

把穿在身上的官服罩到炉顶。等熏足了烟香，就紧紧攥住两只袖口，如此拢住袖内的香气。前往官厅上坐定之后，才松开袖头，让袖内所涵的烟芬四散，于是整个“办公室”内顿时异香弥漫。

宋代士大夫十个有九热衷焚香，本不奇怪，不过梅询立意把自己变成一座移动的散香器，这就令众人折服了。他和赵抃无疑是最夸张的两位，其他人不至于这么狂热，但也是把穿熏香的衣服当日常。另外，借助在香炉内终日焚香，他们的整个生活环境也都是香的，书斋、卧室、寝帐香喷喷，朝堂与官署更是香喷喷。去参加雅集，主人的客厅，秦楼楚馆，甚至民间经营的酒楼，亦是炉散篆烟，檀麝氤氲。

结果，一旦有谁不讲究卫生、不在意体味，就会为众人侧目，甚至成为政敌攻击他的一个方向，典型如王安石，关于他如何脏、如何臭，出了很多段子。其中有一则说他终年不洗澡，衣服不管多脏，一直穿到破也不洗一回。他做京官

**事实却是，
这位钢铁直男喜
欢熏衣到了痴迷
的程度！**

的时候，几位好友看不过去，一起制定了一个方案，隔一两个月就拉上他去公共澡堂洗一回澡，同时轮流准备干净的新衣服，浴后直接让他换上。才子们淘气，还给这一爱国卫生行动起了个代号，叫“拆洗王介甫”。按照当时的惯例，那些新衣服必定事先经过熏香，据说王安石是接过就穿，对衣服的新旧、香臭都没感觉。想来，这位政治改革家肯定确实不注意卫生，给这类段子提供了基础，但说得如此可怕，就可能是政敌们故意夸大，让他显得好像智力有缺陷、心理有毛病一样。

近些年，幻想一个人穿越时空的小说很流行，然而，如果东坡居士真的穿越到我们这个时代，大概要惊讶于大多数中国人身上没有香气飘散，要惊讶于我们如此不在意香息的魅力。他会感叹，额，在这个方面，王安石赢了。[E]